

宇生先山中孫集

會計學

電話定報
請撥
二四二五九
轉接發科

桂林展開激烈空戰

聞有日機擊落被炸損失未詳
粵守軍反攻軍田晉南有激戰

(香港八日電) 邕武公路敵方反攻部隊，刻在雙橋長安一帶，與日軍激戰，各山頭陣地屢有得失，邕賓路守軍，正扼守七塘八塘一帶陣地，日增援數千，藉飛機掩護猛犯，雙方血戰竟日，守軍全力抵禦，刻仍在激戰中，日機一隊，昨空襲桂林，與渝機在郊外遭遇，展開猛烈空戰，聞雙方頗有損失。

廣西之交通、西江方面、日軍新新聞報載二路西南敵(參照七日電)六日晨守軍分兩路反攻潯安城、同日軍千餘血戰三小時、日軍退守城內、現向潯進中。

(重慶八日電)據此間所傳消息、晉南中條山岳之戰事、仍在激戰進行中、聞晉省各地、近來新整旅、日方派兵在大營之下、繼於活動云。

(汴梁八日電)岳陽臨湘雲溪車站、六日晨守軍再度攻守、守軍自五日將夜雲溪臨湘間日鐵路而後被十餘敵、六日傍晚守軍再分兩路向汭及與其東北樺村鋪攻擊、激戰六日七日晚、猶未停止云。

汪主席
電唁吳上將家屬

弘願未酬遽長逝
驚聞噩耗哀悼深

即將無法改善

日本遽與蘇接近者卽係此故

料而國關係或因經濟而好轉

美外交界人士之談稱

（哈瓦斯社八日華盛頓電）此間外交界人士多諒稱、日本經濟情形、近已日見困難、美日兩國邦交或因而易於好轉、亦未可知、據自英法兩國封鎖德國出口貿易之後、日本依照德日兩國物物交換協定所可取得之貨物、即無從取給、而不

關於組織中央政府

周佛海

一般傳聞，先詔中央政府，定於雙十節成立；以後又說十一月十二日 總理誕辰，一定實現；現在又說明年一月一日，必可成功。但是雙十節過去了，總理誕辰也過去了，中央政府並沒有成立。現在，一月一日，也漸漸的快到了，中央政府的成立，還沒有一些動靜。於是種種的懷疑和揣測，到處都可以聽得見。大家都以為汪先生組織中央政府，終於失敗了。汪先生的和平運動，不能成功了。於是反對和平的人，就幸災樂禍的歡欣鼓舞；贊成和平的人，也就垂頭喪氣的悲觀絕望。汪先生的組府計劃，真的失敗了嗎？汪先生的和平運動真的不能成功嗎？組府計劃，就是這次運動的最後目的嗎？組織中央政府，於國家有利嗎？這些問題，都有研究清楚的必要。現在特

一述個人的所見。

汪先生這次所領導的運動，當然不是以組織中央政府為目的。組織中央政府，不過是和平運動的一個過程，不過是救國的一種方法。組織政府的本身，決不是目的。如果汪先生祇是以組織政府為目的，而不顧及國家的利益，老實說，我們老早已上了權了，那裏能等到今天的利益，人家的揣測和懷疑？我們也會聽見許多故意捏造的謠言；有些說，因為既成政權的反對，所以汪先生不能上權；有些說，因為我們只是為組織中央政府不能實現。但是我們敢放肆的說，如果我們只是為組織中央政府而組織中央政府，換句話，如果我們只是為取得政權而組織中央政府，再說得露骨一點，如果我們只是為個人權利和地位而組織中央政府，我們犯不着這樣的慘淡經營、艱難締造，老早已加入既成之局，樹立起中央政府了。我們堅決的主張和立場，乃是：如果中央政府的樹立，於國家沒有利益，我們情願終生亡命，決不冒冒失失的隨便上權；但是反過來說，如果於國有利，我們是不避艱險，不辭危難，要挺起身來，担負這個責任的。外面所傳雙十節，總理誕辰，以及明年元旦，都不過是揣測之詞。實際上並沒有這種決定。我十月間赴東京的時候，日本各方面，都以中央政府成立的時期問我，我答覆他們說：「中央政府的成立，不是時間的問題，乃是條件的問題。如果條件足以救國，我們就立即着手組織。否則，我們是永遠不會組織的。」我告訴日本友人的這幾句話，現在再拿來告訴我們的同胞。這乃是汪先生的主張，這乃是我們的立場。

我們本來檢閱組織中央政府，是否於國有利。有些人說，你們的和平運動，我們是同情的。但是爲什麼要組織中央政府？重慶政府，既然不能消滅，你們再來一個中央政府，不是要把中國變成一年以前西班牙嗎？不是要把外戰變成內亂嗎？不是上了日本人以華制華的當嗎？這些話驟聽起來，似乎有理，其實不然。如果抗戰的前途，確能得到最後勝利，我們是不應該組織中央政府的。如果重慶當局，能够開始停戰，和和平的交涉，（第三國調解或直接交涉，暫置不論。）我們的中央政府，也不應該樹立的。但是最後勝利，是絲毫沒有把握的。這個道理，我在『回顧與前瞻』和『中國國民黨過去的功罪和今後的地位』兩文中，已經說得很詳細了。一個國民，那裏有不情願，不希望自己的國家打勝仗的呢？但是事實究竟還是事實，希望是不能變更事實的。重慶講和，現在也是不可能的。如果說蔣先生祇顧私人的權位，完全不顧國家的利益，我是不相信的。如果說他不明白和戰的利害，我是更不相信的。但是他地位，他的環境，不容許他

自己暗中都要好笑的超常戰的議論。翻閱從古到今的中外的和戰的歷史，都是先停戰，再議和，然後再撤兵的。從沒看見先從撤兵做起，最後纔做到停戰的。如果日本真的要什麼和平交涉呢？重慶既然在這種超常戰的空氣之下，重慶既然沒有勝利的把握，又沒有議和的準備，我們就不能眼看着中國就這樣淪亡下去，而不組織中央政府來担負這個和平的使命了。

我們深信組織中央政府，担負和平的使命，於國家是「有利」的，最少的限度，確實是「無害」。

爲甚麼說有利，因爲由汪先生所領導的中央政府來議和，可以得到較好的條件。我們當然知道國與國之間的關係，要憑利害，是不能以對人的好惡爲轉移的。但是人類總是感情的動物。感情的作用，並非完全不能影響國與國間關係。汪先生這次犧牲一切，挺身出來，爲中國挽救

危亡，同時爲日本解決困難，這種偉大的精神，是可以使日本八感動。我兩次到東京和半年來和日本友人接觸的結果，深知汪先生的和平運動，對於日本精神的影響，實在很大。日本民族，是富於感激性的，這是日本民族性的優點，我們應該認識的。他們既然是富於感激性的，所以他們以爲中國，爲日本，爲東亞，不願生死，出而主張和平的汪先生爲對手來議和，和以與他們應戰苦鬥了兩年以上的重慶政府爲對手來講和，心理上，情緒上，是完全不同的。因爲有這個不同，所以他們對於重慶政府所要求的必多，對於新中央政府所要求的必減少。這從日本民族的特性來看，一定是不會錯的。這還是從理論來說。根據我的體驗，事實也是如此。我是奉命任外交折衝的。我以前雖然沒有辦外交的經驗，但是我深感覺這次我們和日本折衝，和普通的外交，完全不同。普通的外交，是只替自己打算，不爲對方設想的。這次我們的折衝，固然雙方都爲自己的國家打算，但是同時雙方都互相爲對方設想。我在交涉之初，就對日本同志表示，我們此次交涉，雙方都要有種特殊精神。就是日本不能以戰勝國自居，中國不能以戰敗國自處。如果日本站在戰勝國的地位，自己爲刀鋸，而以中國爲魚肉，我們是受不了的。如果我們受不了，和平是沒有希望的。同時，中國也不要忘記喪了許多師，失了許多地，實際上是打敗了仗的。如果打敗了仗，還一點點虧都不肯吃，和平也是沒有希望的。日本不要以戰勝國自居，就是不要向中國要得太多，不要使中國吃虧太大。中國不能不以戰敗國自處，就是不能不多送給日本一點

，不能不多少吃一點虧。如果日本能以軍事力量，完全滅亡中國，或者中國能够以軍事力量，把日本軍隊驅出中國，那乃是另一問題。如果兩者都不可能，上述的精神，中日雙方，都要具有，然後和平纔能成功，纔能永久的。我們的折衝，便是根據這種精神。以日本向我們要求的時候，他們常常爲我們設想，如果我們接受了這個條件，新中央政府是不是還站得住，是不是還可以見諒於國人。我們拒絕日本的要求的時候，我們也常常爲他們設想，如果連這一點我們都不答應，日本的國民，是不是會反對他們的政府，是不是要使他們發生內政問題。像這樣一方面爲自國打算，同時互相爲對方設想的精神，假使東京和重慶講和，一定是不會有的。如果沒有這樣的精神，講和的條件，一定要比較苛刻，中國的損失，一定要較大。因爲一個是以友好的精神來交涉，想從這個交涉之中，得到公平的和平，一個是以怨恨的精神來交涉，想以交涉的條件作報復的手段。這個區別很重要，只要是冷靜觀察的人，一定可以認識的。

雲們因爲以上述友好的精神來折衝，所以雖然常常也逢着難關，遇着暗礁，但是都不是沒有方法去解決的。現在雖然還沒有達到最後決定的階段，但是就交涉經過的大體說，雖然還不能令我們十分滿意，但是恐怕不是重慶政府交涉時所能得到的。日本雖然略有所得，中國雖然準備略有所失，但是中國所準備的失，決不致妨礙中國的生存，獨立，和自由的。談判的條件，雖然在最近的將來，還不便全部公佈，但是我可以負責的保證，除非中國真正得到最後勝利，就是重慶來講和，至多也不過只能得到這樣的條件，恐怕連這樣的條件也得不到。這決不是欺人之談，我們對於歷史，要有交代的。我們不是喪心病狂，難道願意天下後世的人，爲我們鑄鐵像嗎？

我相信一定有人說，條件雖然很好，但是等到你們上檣之後，有甚麼方法，保證日本有誠意，有什麼力量保證

（下文轉入第二版）

(上文緊接第一版)

日本能行？這個顧慮，當然是應有而必有的。不過我覺得這也不是毫無把握，至少比最後勝利的把握要多得多。

據我半年來實際的體驗，我覺得至少日本的當局和在野有識之士，是有誠意的。別的不說，就是就這次條件的會談來說，也是一個證明。前面已經說過，這次會談，是以友好的精神來會商的。但是雙方關於利害所繫，得失所關的地方，爭執依然很烈。雖然爭到最後，雙方都友好精神，尋覓公平的解決，但是爭執的時候，雙方都絲毫不肯放鬆，因此要耽擱了許多時間。我就是從日本，執得很厲害之中，看出日本將來能够實行的誠意。這個理由很簡單，就是：本來預備不實行的事情，何必費氣力去爭？反過來說，就是因為將來不能不實行，所以現在不能不認真地爭。就日本現在的情形來看，是希望中國的中央政府早日成立的。如果他們沒有誠意，儘管我們現在要甚麼，他們答應甚麼，我們怎樣說怎樣好，把我們早點關上櫃，等我們上了櫃，他們再來變臉。這樣做法，有何不可？但是他們現在並不如此。因為雙方都很認真，所以就不能不多要時間，因為要多要時間，他們希望早日成立的中央政府，就不能不因此延遲下去。他們一方面希望中央政府早日成立，一方面條件又要認真商討。因為要認真的商討條件，寧肯讓切望早日成立的中國中央政府延遲。可見得這次所談的條件，他們是準備將來實行的，決不是現在拿來騙我們上櫃的把戲。

我覺得我們不應該根本懷疑日本完全沒有誠意。如果要根本懷疑，只好一直打下去，永久不來講和。如果終有一天要講和的話，我們便一方面不要使人懷疑我們的誠意，同時我們也不要懷疑人家決無誠意。至於說由新中央政府來講和，恐怕日本人沒有誠意，難道由重慶政府來講和，日本便立即變成有誠意嗎？我們決不是和重慶政府，爭着講和，如果重慶政府能講和，乃是我們馨香禱祝，求之不得的事情。我現在只說，如果根本懷疑日本完全沒有誠意，那末，只好一直打到底，新中央來議和，他們固然沒有誠意，重慶來議和，他們也決不會有誠意嗎？如果日本有誠意，那末，在重慶不肯議和的現在，新中央政府來和日本議和，我們何必多顧慮，多懷疑？固然，我對於日本將來實行條件，不是絕對樂觀的。我前面說過，日本當局和有識之士，是有誠意的。但是日本除却上級當局之外，還有各級人員；除却有識之士外，不明白的人還多。將來執行條件，全在他們。他們有無誠意，我現在不能確實的答覆。如果他們沒有誠意，將來履行條件，是要遇着許多難關或阻礙的。至少一定會使人感覺得不痛快。不過只要他們的高級當局有誠意，一定可以督促他們中下級人員去實行；只要有識之士有誠意，一定可以教育一般不明白的人民使他們明白。所以關於這一點，我也不是絕對悲觀的。自從甲午戰爭以後幾十年的血債，要一筆來勾銷，真是談何容易。這種劃時代的歷史事業，不是一件簡單的事，當然有許多困難，要我們去克服，有許多障礙，要我們去突破的，那裏能够看見前面的險阻艱難，便望而却步呢？

再說我們有什麼力量，保障他們履行條件。抗戰如果能得最後勝利，那是另一問題。我現在要問假使重慶來議和，會有什麼力量來保障。我想不外兩種：第一，是托英美以來調停，用國際力量來保障；第二，整理和充實軍備，用軍事力量來保障。這兩種保障，都是靠不住的。國際的力量如果有效，國聯歷屆關於中日關係的決議，老早應該發生效用了；九國公約老早應該把中國救起來了。如

果要用國際的力量，來保障日本履行條件，不是欺人，便是自欺。三國干涉遼遼的事，是不能重見於今日的。軍事力量，也够不上保障。拿軍事力量來保障，不外說日本如不履行條件，我們再來打一仗。現在因為打敗了仗，纔來講和。如果再打一仗，還是要打敗仗。如果日本沒有誠意履行條約，當然他們也是不惜再戰，不怕再戰的。所以以爲只要我們有了軍事力量，便不怕日本沒有誠意，便可保障條約的履行，那也是靠不住的。

然則我們一點都沒有保障嗎？我覺得我們所有的保障的力量，超過國際的援助，還勝於百萬大軍。這個力量，便是精神的力量，便是決心。

汪先生所領導的同志，是不計個人的利害得失的，是以國家的利害為轉移的。如果上檯之後，日本不能履行條件，我們會全部撤退的。「條件不履行，我們就不幹」。這乃是我們的決心，這乃是我們的保障。這個保障的力量，是非常偉大而雄厚的。有人說，你們上檯之後，恐怕就想不幹也不可得。這話我不相信。幹的自由，也許不充分，不幹的自由，我們是充分的。固然，在沒有撤兵之前，我們是在日本的勢力範圍內的，但是我們只要有不怕死的決心，我們是充分有着不幹的自由。最大的限度，也不過把汪先生以下的同志，全部捉去殺死。如果我們怕死，我們也就不會離開重慶了。老實說，我們這般革命黨徒，都是窮光蛋出身，決沒有患得患失的觀念。我們都是切後餘生，雖不敢說視死如歸，至少人家是不能以死來威脅

登或挾制的。所以如果日本不履行條件，我們是決心拂袖而去的。這個決心，汪先生和他的幹部，都是很堅強的。我相信日本決不會這樣沒有誠意。萬一如此，我們便自認瞎眼，向他們說一聲「撒約拉拿」，叫他們另請高明去合作。日本如果有心有力來滅亡中國，那是另一問題。如果既無此心，更無此力，就不能不和中國合作。要和中國合作，就不能不使中國國民相信日本有誠意，相信日本不是帝國主義，相信日本尊重中國的獨立和自由。汪先生和他的同志是拚着生命出來主張中日和平和自由的。汪先生和他生的同志，是誠心誠意的要實行中日合作的，像這樣具有堅強信念和充分誠意而且拚着生命來為中日合作而奮鬥的汪先生，日本尚且不能和他推誠合作，以後還有誰相信日本的話，還有誰認同日本共事？如果到了這個情形，日本怎樣辦？是不是去找一般失意之徒，無聊之輩，來替他們作爪牙，為他們供驅使？如果這樣，這般人是不是能取得國民的信仰，能得國民的擁護。如果不能，他們是不是能夠有力量和日本協力，來解決中日的糾紛，來收拾目前的時局？如果不能，日本還有什麼路可走？所以站在日本的立場上說，忠實的履行條件，不僅在道義上應該如此，就是在利害關係上也應該如此。因此，我深信我這種精神上的保障，比較百萬大軍的力量要大得多。不待說，將來不如今天說，不痛快的事，必定很多，我們決不是今天說不幹，明天說下臺。我們的幹不幹，不是個人出處問題，乃是國家的利害問題。我們不輕易上臺，同時當然也不會輕舉妄動的，隨便下臺。但是等到我們盡了心，竭了力，忍無可忍，為無可為的時候，汪先生是會領導他的同志，勇退的下臺的。

以上是說組織中央政府於國「有利」。就是退一萬步來說，至少也於國「無害」。因為如果組織了中央政府，會使中國比較現在喪失更多，犧牲更大，那當然是有害的。我們現在姑且不說因為新中央政府的產生，會使中國喪失更多，犧牲較小，但是絕對不會因此喪失更多，犧牲更鉅。如果喪失和犧牲，都不過和現在一樣，新中央政府的成立，那裏會使局面比現在更壞？換句話說，照目前的狀態而

看，新中央的產生，那裏會於國有害！

如果我們在重慶統治的範圍之內，樹立起中央政府，和共產黨在重慶統治的西北，樹立起西北邊區政府一樣，或者會使局面，比現在更壞，或者足以促成重慶的崩潰。但是我們現在要組織中央政府的地方，是已經丟掉了兩年的地方。我們不在這些地方組織新政權，不會使抗戰勝利；同時也不會因為我們在這些地方組織新政權，就會使抗戰失敗。抗戰的失敗，抗戰之得不到最後勝利，另有其他的原因，我們組織中央政府，沒有甚麼深刻而密切的關係。不待說，將來中央政府成立之後，是有許多人民和軍隊來歸的。表面上這似乎是撤重慶的台。但是這乃是人心思和和將士厭戰的表現。這種根本的精神的原因，會使軍隊和人民，傾心於新中央政府。如果蔑視了這種一般的心理，而歸咎於新中央政府的組織，那便是抹煞事實的議論。因為如果人民不思和，將士不厭戰，新中央政府，是不能取得一般的同情的。然則在現在這樣事實和心理的狀態之下，組織中央政府，於國家有甚麼害處？

再從對外的關係來說。我前面說過，這次調整中日關係，我們是不能不多少吃點虧的。但是我們進一步來研究，事實上，我們是送東西出去，還是收東西回來？老實說，我們是收東西回來的。固然，這些東西，原來是我們的，但是現在已在人家手中了。如果我們不能以武力把日本軍隊驅出中國，這些東西，仍舊在他們手中。我們實在沒有把日本軍隊驅出中國的把握，那末，這些東西，永久就會在他們手中。我們現在却要從他們手中，把這些東西拿回來。雖然在事實上，沒有全部拿回來的可能，但是總是要努力越多拿回越好。所以與其說我們送掉多少，不如說是我們拿回多少。我們假定今後不能因為中央政府的成立，而拿回一些東西，但是至少決不會因為中央政府的成立，比現在還要更送得多。因為東西本來已在人家的手中了。而我們是一無所有，沒有東西可送。所以中央政府的成立，即使於國無益，那裏會於國有害？最大的限度，也不過和現在一樣！

我們不是以國事爲兒戲的。我們曾經再四考慮組織中央政府的得失利害。我們深覺組織中央政府，是必有所得，是必然有利。最低限度，也是萬無所失，必然無害。不戰不和的局面，是沒有生路，只有死路的。我們組織中央政府來調整中日關係，是從死路之中，打開一條生路。如果這條生路打通，我們就可以達到生的目的。萬一此路不通，至多也不過仍舊死而已矣，決不會在死之上，再加一層死。本來也就要死的，如今也不過一死而已。我們深思熟慮的研究了利害得失之後，纔決心準備組織中央政府。我們沒有喪心病狂，那裏願意犧牲國家的利益，來爭權利。逞意氣！

中央政府成立之後，兩個政府的對立，一個時候是難免的。但是如果我們所得的條件，不妨碍中國的生存，獨立和自由，而這些條件又能逐步的切實實行，我們抗戰的目標就已達到，抗戰的原因，就已消滅。抗戰的原因，既然消滅，誰還願意去打無意義的仗，誰還願意去為無謂的犧牲？不待說，在短時期內，因為重慶方面的言論統制和暴力壓迫，人民不能認識事實，不能了解真相，不敢發表真正的主張，不敢採取正當的行動。但是過了相當的時期，等到人民了解了真相之後，他們的輿情，無形中是會湧着重慶政府和中央政府合併，而使中國統一的。我是從重慶出來的。我深知除掉極少數的人員外，大多數軍政當局，誰不希望和平。他們所願慮的是條件太苛刻，日本靠不住。這種願慮，只要是愛國的中國人，當然是應該有的。

如果以事實來表現條件不苛刻，日本有誠意，誰不願意

中國的統一。至於汪先生所領導的同志，當然不會因為個人的祿位和權利，而不歡迎兩個政府的統一的。現在聽說有些入埋怨汪先生的門關得緊，甚至說他的左右，尤其是鄧人包圍先生，閉塞賢路。這種推測，真是太無價值。我們認為參加和平運動、主張中日合作，乃是義務，乃是責任，決不是權利。這種神聖的義務和偉大的責任，當然歡迎許多人來負擔，那裏是少數人所能完成的。所以重慶方面，只要是和我們主張相同的人，我們是極端歡迎的。民國十六年，有南京和武漢兩個國民政府的對立，民國十九年，也有北平和南京兩個國民政府的併存，後來都統一了。雖然過去是純粹的內政問題，現在還有外交的關係，情形不完全一樣；但是政治的演進，是千變萬化的。半年以前，誰能夢想國社黨和共產黨會合作？但是德蘇居然攜手了。國與國之間，尚且如此，同是中國人，難道會永久不化除成見嗎？不過我所希望的，就是不要把政策的異同之爭，變成個人的恩怨之爭。人生數十寒暑耳，一棺付身，萬

事皆了，大家爲甚麼不以國家爲重，而流爲個人的意氣？爭。說到這裏，不禁要說幾句題外的話。我們的特務同志和重慶特務份子的爭鬥，是我們極痛心的事。我們是主張中日和平的。現在和平沒有成功，自己却先互相殘殺起來了。這那裏是我們願意的事。這個責任，重慶是要負的。我們沒派一個人到內地去謀殺任何人。但是重慶却派人到河內去暗殺汪先生，派人到香港，上海來暗殺我們的同志。我們的行動，是完全出於自衛的。重慶的這種行動，除却爭意氣以外，我不知道對於大局究竟有甚麼好處？萬一汪先生不幸，就遭暗算，他的同志，只有加緊努力，實現他的主張的，和平運動，決不會絲毫停頓。其他任何人被暗殺，更不成問題。所以重慶即使能够暗殺一兩個人，除却逞一時之氣，快一時之意外，於事有甚麼好處？不僅如此，重慶派來暗殺我們的人，都先後參加和平運動，而爲我們的重要幹部了。僅就這一點，也足以促重慶方面的人士澈大悟。所以這種個人意氣之爭，實在太無意義，太無價值。

值。只要大家都以國事爲重，意氣爲輕，我不相信對立的局面，是會永久延長下去的。即使有少數的人，徒逞私己的意氣，在時代的要求和民衆的指摘之下，他們是不會長久存在的。所以我對於中國將來的統一，不僅不絕望，而且不悲觀。這個觀察，不僅根據哲學的推測，而且是根據科學的分析的。

以上把各種懷疑，都加以解釋了。最後說到中央政府，甚麼時候可以成立。中央政府，不如重慶所宣傳，是生敗了；也不像外間所傳聞，是停頓了。既沒有停頓，更沒有失敗。我們正在積極的進行着，就是正在和日本談判條件。前面曾經說過，如果條件不能保證中國的獨立和自由。

我們是不會幹的。我們的目的，是要把庚陷於萬劫不之境的中国救起來，如果條件不能使我們達到這個目的，我們何必組織中央政府？難道真的要做得好嗎？但是條件不是不能圓滿，我是當交涉之衝的人，我深知雖然還有兩個三個具體問題，雙方意見，還沒有完全一致，但是雙方都是以求友好的精神來研究，所以意見的漸漸接近，乃至於完全一致，不單是有可能，而且為期也不遠了。只要條件全部談判完成，中央政府，就可立即組織起來，以担負實行這些條件的神聖使命。

總結的說：組織中央政府，是於國家有利益的。組織中央政府，一定是成功的。組織中央政府，為期是不遠的。全國的同胞，一致起來擁護新中央政府完成他的神聖使命。

滬市二十七家錢兌莊

共值法幣二百四十七萬餘元

新開四家

、其中僅棉類土布銷價低落、約下落二錢、白米之指數、較前一月八九五九、而十一月份則上漲至二四〇七、此種因十一月下旬紐米到港、故致價格略降、歌一再暴漲所致、茲將十一月份之紅白米售價物價指數、與十月份比較、類別如下、

(以民國廿五年四月平均等於一〇〇)

飲 料	一六四、四一	一六三、四七
調味料	一六八、七〇	一三七、四〇

歐洲外貨輸入減少

國產品乘機暢銷

均被毀沒。現、政各地所需紗布。雖已供給於本市各商出品。適且恐不應求之勢。其營業之盛。在上年度實空前。轉瞬。則各勢勢必減云云。

繅制之優、近將紗廠業團、現環在華紗約有二萬餘包之多。如此後神額仍不轉瞬、則各勢勢必減云云。

三三五後開港電匯七圓
三七一、日行南洋及匯
○ 扒通、由七元二二五、
數至七元二五、有利又出
日行至七圓半四三、五
午刻扒風始息、價退四半、
午後金令四圓八二、五
、美金七圓四十六、七下
午實行出匯商一月美金七元

現銀 正軌之途、價
跌、勢勢依然熾發時有
客銷帳告良好、同業
均指理定、抄市需要
、廠方因成本增高、討
氣頗盛、故市價頗少
廿廿支變品上日收收

美金票	七五、七五九、二〇	外幣	一六八、八美金
美金票	三〇、七四四、八四		三三四金鎊
美金票	四三、六三三、一二		五一七金鎊
美金票	三〇、六四二、六三		二、一八三美金
美金票	二二、二二二、九四		八一〇美金
法郎票	六、四九七、七八〇		一、〇四五法郎
荷蘭票	二四四、二五二、六三		七四、〇四六元
新加坡票	四六、六五五、八〇		八、六四〇元
此票	一、一五五、〇〇		三三〇元

法幣 外幣

一、八〇包 足數、拾和
 一、八〇包 足數、拾和

渝方建國節約儲
 將在滬北

(中華社訊)渝方因
 本年而論建設軍事項公
 行弊惡、趨向廢金券、
 方式、係照賑濟公債比例
 行、由中央銀行、作保
 及中央信託局、郵傳部

分

正式推銷

羅、星次發行公債，即以六億元之額額，據本市銀下月初在滬發售，其得售處方專權派於上海各民營銀售，至中、中、交銀行，並不出售云。

自歐戰發生後，因外貨來源減少，時日亦甚艱澀，輸出降低，本市以聯軍關係，輸出產品，若干日用消費品，如洋布、棉布、呢絨、綢緞、毛巾、針織品等，在外銷方面，如南洋、長江、近海等處，前銷有增無減，同時對於內銷，在長江區各埠，亦大有起色，惟以長江運道不便，是項大量輸出產品，運至兩湖、亦大都經由南運，即派上六十元，船費支出。

共千位。
昨日洋米約有五千
餘包運到。惟聞外
定因匪鬧又見提商。故人
心頗見停滯。實屬不願經
說。聞戶搜米又啟。各商
市面依然停滯。各行商又
悉分派元洋計。各商開
於南。西寶等米共三千
位。昨日本日五點半。
昨日日股粉元。已
市股
股
穩定
小。昨日小彩粉價
以國幣。津奉
創價相宜。益通。而商家恐
又難轉。是以國幣思
及。且到稅務。昨市
府方運進八百包。價頗昂
。國戶購進七車。價約前
減一二兩。

安南票	一、四二五、〇〇〇	五〇〇元
次大票	一四二、六八一、六〇〇	一、四二〇元
大英票	五七九、二〇〇	三、二〇〇元
列列票	五九、〇七二、二〇〇	一〇、四八〇元
德金票	七二、一五〇	五〇元
法金票	五、五五〇、〇〇〇	一、八五〇元
通票	一、〇七〇、〇〇〇	三三〇〇元
合計	一、七八一、二六、一四六、五二三	五三、六九

據該會中人云：上海經 滬、汕市場難設法防止，但 兩幣者仍如故，因而豪由

法租界對鈔平物

將施行

工部局

本報內鑒於天津法租界近對於各種貨物，已規最高限度之價格，而上海民正疑慮當局對於物價亦是否能予以統制，故特法駐滬總領事館台士詢問

走云、雖然、法租界目下正在研究某種統制之可能性、但是否有效、難具把握、至中行分幣券仍感缺

梁寶珊	一三三、二
戴分及	一三八〇、七
陳林	一三四〇、七
平均指數	四六〇、〇
	三九〇、〇
	二五二、四
	四二五、四

仲將破爛代價率、漲落款因、而以銅貨幣雜用以鈔用云。

於公共租界原非一國直接管理，如決守界者然，故不敢有實行最高度限之規定。但工部局自有其委員會，密切注意貨物之價格。

中行分幣券

流通仍少

兌換紙限二百元

現金

恍忽回跌

昨日日本市場金銀幣市
、波瀾已小、故外匯亦在穩
擊不突稍鬆、因彼國在錢
幣之統制政策中、結果四
降十元、但各方人心形不
定、當日會出四千一百廿元
升至四千一百九十九元、盤
於四千一百七十九元左右、鑒
於勢已成、全日成或共三
勢稍平、抽去四千一百
六十元、午收盤上四千一
百六十元、午開市一條兌
七十九元、下午開市四條
、金價出錢兌廿八元、價
一百八十元、金幣價一
力售、出幣幣幣幣、漲
四千一百六十五元、銀幣
再進由一千一百八十五元
金號力買銀幣後退至四
千一百六十五元市況現
、終、錢兌金幣幣幣幣

昨現棉市況以海外
報升而市面感難
大籌動之。各價乃升一
到。到棉花二千四百多
常陸花一千九百多
開業花一千八百多
同業花一千八百多
包花三千包一千八百
同業通州花一千八百
六元四二角
又火機包一千五百
至五十元。火機車
包一百元。火機木架
包一百元五角。

近日紛紛一丹足漲後，價位已見高翔，除本幣常需帶外，客戶推尊，亦不吝重資，以之食取，而商方因原料亦不願多售供給，市面漸入騰漲狀態，二號幣因幣源短缺八元三角原登，四號幣原仍八元三角原登，市面成交約計三萬餘包，聞近因風氣轉熱，十月份開價過二角三角，旋即回低至一角

倫敦七日電：日版市況安、收市時見漲步，鋼鐵股、汽油股的見漲步，汽車股氣運少許，

麥 美 麥堅立
芝加哥小麥交貨額旺，聞何根提價估計，三二〇〇〇蒲式耳賣價，走勢上升，因獲利了結而回平，收盤收漲。每斗五分半。

但上述幾家之收入總數僅佔全市三分之二如此則滬市外幣收入、每月當值華幣約有百七十餘萬元、但自歐戰發生之後、各國來華軍需比較減少、否則尚不此此云云。

市值狂抬價格
油價突漲
每元祇十三兩

如豬油牛油等、銷路大暢、油行營業形勢驟澤云。

十二月份本埠
生絲輸出
總額、八四六包
據上海生絲輸出商會言
百業騰貴之際
工商業獲利豐厚

法租界當局是否將行軍以印本埠局為之飛船、鮑氏客網、天津法租界之制物價、不難與上海法租界之確制相提並論、因津滬處情形不同、吾人對於未來市況、當然加以考慮、但從於統制一節、則尚未有所

電車公司
收回代價

改鑄鉅幣

分向屬困難

、原值貳佰貳佰貳佰貳佰、一俟
分幣足敷流通、即將從事
改鑄、故目前之、并未用
高質紙料、不意中央銀行
分行鑄已發、分幣至二、
分行則已鑄百之分幣、但市
上流通者、仍未見鑄、
而舊幣上、所代之銀幣、亦
仍為小圓、是總流通之鑄

本市分幣恐慌、已鑄鉅
月、中央銀行前以各方公函
開票、業由票面上海公司切
分幣券一張、分發市市清
不意杯水車薪、因各
視爲苛稅、予以敬謝、仍不
致十萬元之分幣券、仍不
敢用、之代幣券、五
光色、充斥市場、成滋
亂局面、該行當局、連環
要、又鑄印二批、正當行
於昨日（廿）起正式發行

市價

一、自粵幣每條(十兩)行情穩定，現已收銀每條一萬一千兩，開市後收銀市價定於一百五十元，金幣每兩收銀四元，金幣每兩收銀四元，金幣每兩收銀四元。

匯外

緊風尚平

昨中央匯豐兩行均向英、美、國幣市價已小。

日銀匯價六兩比〇四
二月六日匯比〇二
各 國 匯 價

無錫班 每逢雙日開
熱班 第一倉庫

本公司(〇二)第一倉庫
 接洽
 營業課
 蘇州路四三四號
 蘇州

德商新江南輪
每午時
日十

開往 常陰沙 護漕洪 段山洪 楊灘洪

太十
 字一
 埠一
 港一
 源豐航業公司啓
 船泊五馬路外灘一號碼頭
 售票裝貨請至愛多亞路河南路
 浦東大樓四十一號
 電話一八九六三號

統一	內國公債市價表	證券	庚九	津浦鐵道	京滬鐵道	臨海鐵道
丁種	收盤		五厘公債	五厘公債	五厘公債	五厘公債
壹元	此上		五厘公債	五厘公債	五厘公債	五厘公債
號000	現貨		五厘公債	五厘公債	五厘公債	五厘公債
英棉	七日市		五厘公債	五厘公債	五厘公債	五厘公債
比	比		五厘公債	五厘公債	五厘公債	五厘公債

新世紀

半月刊

第十一期目錄

論	專	壇	被
和平運動的立場 南寧失陷	英法撤退華北駐 駐華使館的活動	非戰公約的意義 中國對華經濟計	失陷前的南寧…… 廣西的糧食……

力 著
張祖望
羅明礪
魯寒言

科 史 著 譯

中 蘇 寇 日 非 外
蘇 寇 日 非 外

之索編.....Oriental Affairs
之索編.....W.-H. Chamberlin
共黨的會見.....
的農料經濟.....平石炭太郎
約.....
交史(續).....
J.-W. Wheeler - Bennett

新出社誌書世世新
版出號六十號一月每

角一幣國冊每售零
處售經
號三〇三路南江
局書大各處售經

青年

第九十期
日九月二十年八國民華中

青年該準備了

吳達

青年！青年！青年！這三個字，在當前抗戰建國的偉大事業中，具有何等重要的意義！青年是國家的棟樑，是民族的希望。在民族危亡的關頭，青年應挺身而出，為民族的生存而奮鬥。青年應具備高尚的品德、堅強的意志和豐富的知識，為國家的未來做好準備。

大時代的轉變中

開始我們新的行程

竹君

我們正處在一個偉大的時代，一個充滿挑戰和機遇的時代。這是一個大時代的轉變中，我們正開始我們新的行程。在這個過程中，我們需要勇氣、智慧和團結。我們需要不斷學習，不斷進步，不斷超越自我。我們需要為我們的理想而奮鬥，為我們的國家而犧牲。

答為達君辯護的諸君

（一）許多自命為辯護者的諸君，在抗戰建國的偉大事業中，往往表現出種種不負責任的行為。他們不顧國家的利益，不顧民族的尊嚴，一味地為錯誤的行為辯護。這種行為是不可接受的。我們必須正視問題，必須採取果斷的行動。我們必須為我們的國家和民族負責。

創痕

（十三） 梧生

創痕，創痕，這是我們民族歷史的見證。在抗戰建國的過程中，我們經歷了無數的艱辛和痛苦。我們留下了無數的創痕。這些創痕雖然痛苦，但卻是我們前進的動力。我們必須從創痕中吸取教訓，我們必須從創痕中獲得力量。我們必須為我們的國家和民族創造一個美好的未來。

體育新聞

東華會今戰西福斯

下午二時在逸園球場
預備組東華與英軍對壘

東華會與西福斯隊的比賽將於今日下午二時在逸園球場舉行。這場比賽將是預備組東華隊與英軍隊之間的對壘。兩隊實力相當，比賽將非常激烈。觀眾們可以期待一場精彩的比賽。

得新八益

昨日開賽
昨日在逸園球場舉行的比賽中，得新隊以八比零的比分獲勝。這場比賽展現了得新隊強大的實力。他們在比賽中表現出色，攻守兼備。觀眾們對他們的表現表示讚賞。

壁今逢梁溪

另有華聯隊同戰同仁

壁隊與梁溪隊的比賽將於今日舉行。這場比賽將是壁隊與梁溪隊之間的對壘。兩隊實力相當，比賽將非常激烈。觀眾們可以期待一場精彩的比賽。

今日秩序

（一）下午二時：逸園球場，東華會對西福斯隊。
（二）下午三時：逸園球場，得新隊對八益隊。
（三）下午四時：逸園球場，壁隊對梁溪隊。

中國公論

文化藝術綜合月刊

本期要目：論抗戰建國的偉大事業、青年應有的責任、大時代的轉變中、創痕、體育新聞、中國公論、今日秩序、登爾惠、虎筋草、肺葉草、痛止丸、玉拾戲、本六五、傳龍飛、目戲場劇話、怪故夜小銀、聲坡姐行。

登爾惠

有意外收穫
有吃且有送
招待最周到
設備最華貴
大菜名色
各色點心
中西名點
中西名菜

玉拾戲

本全日戲
本六五
傳龍飛
目戲場劇話
怪故夜小銀
聲坡姐行

虎筋草

專治筋骨痠痛
專治跌打損傷
專治腰酸背痛
專治手足麻木

肺葉草

善治氣喘咳嗽
善治痰多氣促
善治肺癆吐血
善治傷風感冒

痛止丸

專治各種疼痛
專治頭痛牙痛
專治心口痛
專治經期痛

A black and white photograph of five people (three men and two women) sitting together on a couch or bed, looking towards the camera. The image is grainy and has a high-contrast, almost painterly quality. The people are dressed in mid-20th-century attire. The man on the far left is wearing a dark shirt. The woman next to him is wearing a dark, patterned dress. The woman in the center is wearing a light-colored, patterned dress and has her hand near her face. The man next to her is wearing a dark suit and tie. The man on the far right is also wearing a dark suit and tie. The background is dark and textured.

因歐戰亂而避難返國之日不族歐僑民，第二批計一百八十名乘鹿島丸於四日上午八時抵橫濱。（見上圖，右圖爲同輪返國之日不洋城家官本三郎氏夫婦。）

貧民生計大不易

當局商討抑制辦法組評議會
告米商勿操縱囤積偷運出境

决銳意肅清乞丐

驅逐出境或設法收容救濟

匯源銀號遷移新址啟事

敝號向設台灣路十八號茲因營業擴展原址不敷辦公爰定於本月九日遷移寧波路九四號照常營業經營一切銀行業務並自備倉庫敬請各界惠教此啓

地址寧波路九四號
電話一八二五
無線電報掛號八四三三

總號

無錫分號

地址北橋大街江陰路口
電話八一九五
無線電報掛號〇五六五

上海匯源銀號總號謹啓

城中辦事處

大馬路復興里
電話一八二五
無線電報掛號八四三三

總號

無錫分號

城中辦事處
電話 大馬路
一號

香港通訊
香港賽馬史料

馬場大火 發於一九一 一日馬場上已不復獲睹

種中國馬矣，一九二六年定中國人可加入爲會員

結束、關於馬會主要附

○年余未負責處理博彩

前、後、左右、足一述者
東洲馬會 會所之

於一八九三年人地繁費

八千元、當時籌備會所
急不容緩、一八九一年
八九三年、發生一事、

發生火警、瞬息之間、
掀然巨波、其中心爲香
西報之創人及編輯

、被指控共同舞弊有罪判入苦工監六個月、隨

年批准中國騎士第一次
加設賽，一九二四年、創
始復得為會員，一八九

選會員制度、同年關於
種馬匹是否准許參加競
且出席週年大會、席間
法律費用、千七百七十

之法律顧問、開士打及法

持此議者、卒歸失散、一人之攻擊、極盡冷嘲

事務所

上海特區各級法院
上海地方法院（滬西浦東各公

電話九三四六八號

業總公司 五馬路普
區 愛坊口號

其近至金貨見毒域電報掛號三二一

聖多

遷移

止下致辦公妥至本月九日

各界 惠教此啓

錫分號
電話 八一一一
無線電報掛號 〇五六五

城中辦事處
電話 大馬路
一號

○路
一七

總號

電話一八二五七號接各部
無線電報掛號八三四三

無錫分號

電話八一一一
無線電報掛號〇五六五

城中辦事處
電話 大馬路 復興
一

○路
一七